

追求兩性平等的社會福利政策

本社

自民國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與婦女福利相關的社會福利法規相繼出現，包括了：一九九五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一九九六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一九九九年「家庭暴力防治法」、二〇〇〇年的「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以及二〇〇一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從法規的內容來觀察，可看出過去婦女福利議題是與兒童少年的人口群、或是性交易、性侵害、家庭暴力等議題有關，近兩三年所制訂的「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兩性工作平等法」已開始直接關注婦女的經濟安全與就業議題。然而進入快速變遷的二十一世紀，臺灣婦女福利的內涵也需要有新的定義與調整。

現階段臺灣女性面臨了來自國內與國際全球化的衝擊，這包括了：經濟層面：經濟成長減緩、失業問題、勞動市場彈性化等對於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以及家庭經濟安全的影響。政治層面：政府財政問題與政黨競爭影響到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與推動。文化層面：由於兩性平權觀念的推廣，社會開始重視女性在私領域的生活，如家庭暴力、家庭照顧工作等的議題。再者，對族群多元文化的關注，原住民婦女議題、外籍／大陸配偶議題也漸漸受到討論。社會層面：婚姻與家庭結構的變遷，例如離婚率升高、單親家庭增多等都顯示出女性福利的新需求。人口層

面：人口老化帶來的照顧需求；從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移入的外籍／大陸配偶、外籍幫傭都對臺灣女性、移民女性的個人生活與家庭生活產生了新的適應議題。

對於這些變遷，相關需要關注的婦女福利議題則包括了：保障婦女就業的機會，以及減少進入勞動市場後的職業區隔、薪資不平等的不利狀況並對於彈性勞動條件的保障等。關注婦女照顧家中兒童、老人、身心障礙者的各項心理的、經濟的、勞務的與就業的相關議題。關心婦女健康與人身安全的議題，包括了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保護服務、跨國性旅遊業(sex tourism)所擴及的婦女健康議題等。健全經濟安全制度，尤其對於單親婦女、老年婦女的經濟安全應予關注。再者，婦女失業問題對於女性的經濟安全也需要考量，由於失業給付的領取仍需要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二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而婦女較可能因為家庭原因退出勞動市場，或是從事低薪資兼差工作，因此以正式勞動市場貢獻多寡為設計的失業給付制度對婦女的保障相對影響較小。重視婦女人口需求的多元性，不同年齡、種族、婚姻、社會階層的婦女有不同的福利需求，因此在政策制定、執行與服務輸送時需要尊重其差異性。而本期專題論述的文章即可提供讀者從：年齡階段、不同族群等觀點來探討經濟安全、家庭照顧、保護服務等議題。

展望未來對於婦女福利的發展，以下將以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觀點來論述之。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最早是在一九八五年聯合國第二屆世界婦女大會中提出，而目前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也採用此概念，以促進男性與女性在生活各層面及各類政策上的平等關係。性別回歸主流的內涵有許多不同的層面，英國研究者Booth與Bennett (2002)整理出三種互補的觀點——平等觀點(equal treatment perspective)、女性觀點(women's perspective)以及性別觀點(gender perspective)，十分值得參考。

「平等觀點」講求在公領域中男女權利的平等與機會的平等，重視立法上的改革。「女性觀點」認為女性在社會

中處於弱勢，因此需要為女性提供特殊的社會制度，以改變制度性歧視的現象。換句話說，其重視結果的平等。「性別觀點」則主張男性與女性有多元不同的需求，再者，不同階級、族群、國籍、宗教、年齡、生命週期、身心障礙狀況的女性也有多元不同的需求（同樣也可應用於男性）。因此主張發展出一種具有性別敏感度的政策制訂方式，同時其也強調男性與女性在公領域及私領域所負擔責任能有更公平的分工，是故不只是女性，男性也需要共同參與這樣社會制度的改變。此種觀點一方面重視多元性與異質性，另一方面也以性別(gender)取代女性(women)，將男性的生活也納入討論。

這些觀點有助於思考臺灣未來婦女工作的推動，首先，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讓男性與女性都能參與各層次的政策決策過程，瞭解其實際生活狀況與提供其表達意見的機會，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以「由下而上」(bottom-up)取代「由上而下」(top-down)的作法。例如，在服務過程中的參與決定，組織內的決策，福利法案的制訂都能聽到男性與女性的聲音，瞭解不同性別的需求。

其次，我們對於女性的弱勢地位也要在制度面提供特別的保障，包括了在就業、教育、就醫、社會參與等權益的保障，對於家庭照顧及勞動參與角色的平衡，保障婦女人身安全，免於暴力與性侵害，以減少既存的性別歧視，保障弱勢婦女的權益。

最後，我們需要關注不同婦女的福利需求（例如單親、原住民、外籍／大陸配偶、外籍女性幫傭），同時也需要關心現有制度下不同男性的福利需求（例如失業男性、單親父親等）。再者，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同時將男性與女性議題一同納入政策考量，重新調整男性與女性在家庭、勞動市場、國家中的角色定位，讓男性與女性共同對身為照顧者與就業者角色都有所貢獻，促使政府政策更具有性別敏感度，如此追求所謂的兩性平等的社會福利政策才能逐步的實踐。